



沈慕羽言論集

下



《沈慕羽资料汇编》

出版前言

/ 陆庭谕

公元 1913 年是中国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又是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一年，沈慕羽先生在英国海峡殖民地的马六甲诞生，却又生于中国革命组织同盟会的家庭，风云际会，慕羽“慕羽”，自非池中之物。

“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有道是疾风知劲草。沈先生幼承庭训，服膺儒学，有天下为己任之忧思……二十岁便置身杏坛，诲人不倦，六十多年来，永不言休。这期间，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关心”。他择善固执，唯真理是求。大节之前，义无反顾。为教育，为民族，为国家，三系牢狱，縲绁之灾，终不能移其志。

沈先生于今年（1994 年）五月底卸下他所担任的将近三十年的教总主席之重任。他是华教历史的见证人，也是这大时代的历史见证人。更重要的是许多史实的参与者。出版他的资料汇编作为历史文献，由他“现身说法”，弥足珍贵。

《沈慕羽资料汇编》将分几个部分出版，首先是《沈慕羽翰墨集》，其次有言论、大事记年，来往书函和日记等，公诸于世，让华社对他为华教无怨无悔的心路历程有更详尽的了解。这一出版也是对他终身奉献的肯定与褒扬。

1994 - 12 - 30

总序

——儒家文化的实践者

/ 郑良树

要了解沈慕羽，必须先了解他的家世，尤其是他的父亲沈鸿柏老先生。

沈老先生从二十一岁(1894)南来，一直到他七十七岁(1950)仙逝为止，在马来西亚共得五十六年。在这五十六年当中，扣除前面十几年发展事业，中间三年八个月日军南侵以及后面十几年养老之外，约得二十余年供他驰骋人生。底下是沈老先生二十余年来主要活动的简表：

- 1911 以前：在柔佛东甲召集革命同志，组织“救国十八友”，被推为领袖，响应、支援孙中山先生。
- 1913：与曾江水、陈齐贤及吴万里等共创培风及培德两学校。
- 1914：中华革命党成立，任马六甲支部部长。
股价狂跌，工人失业，社会骚动。受政府之托，与陈祯禄等演讲，劝谕工人守法，社会得以安宁。
- 1915：与曾江水、陈思福等共创中华总商会。
- 1917：培德女校成立校董会，以丰顺义学为校舍。
- 1918：出任中国国民党驻马六甲支部部长。
- 1922：创设平民学校。
- 1925：与庄丕唐、胡少炎及曾育美等为泉州开元慈儿院筹募经费，得数万元，作为该院之经费及院产。
- 1928：在马六甲印发第一份华文报——侨民周报，报导中国及侨社消息。
担任国民党驻南洋英属总支部指导委员，兼侨民科主任。
被选为马六甲代表，与新加坡张永福、吡叻郑螺生等赴南京，参加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
- 1930：发起培风、培德及平民三校会考，自任会考主任；为马来亚华校有会考之始。
- 1931：赴南京就任侨务委员，并出席中国国民党四全大会。

根据这份活动表，沈老先生二十余年的活动主要有列两项：第一、为国民革命献力献身，为国民政府披肝沥胆；他组织“救国十八友”，担任革命党、国民党海外要职、就职侨务委员、出席党代表大会等，都是这方面的表现。第二、为华社奔走竭力，为民瘼枕心尽虑；他与时彦创办学校、中华总商会，他协助政府维持社会安宁，他筹款协助慈儿院等，都是这个项目下的工作。综合沈老先生一生的行谊，可归纳为下列两行字：为党国忠贞不渝，为华社鞠躬尽瘁。

● 总 序

沈老先生这一股磅礴的大气不但贯穿了他的一生，也充塞在他后代的身上。沈慕羽先生，他的第六公子，就是这股大气的佼佼者了。

试观察沈先生一生的三件大事：

第一、任教总主席二十八年，领导华教

教总，即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的省称；拥有三十二个属会会员，分散全国各个角落。自 1951 年成立以来，在第三位主席林连玉先生领导之下（1953 - 1961），奠定崇高的社会地位以后，已经成为华文教育的堡垒。沈先生是第六位接棒者（1966 - 1994），在他担任主席二十八年的漫长岁月中，大马华文教育发生许多声振寰宇的大事件，诸如力争华语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发起创办独立大学，推动独中发展运动，捍卫华小永不变质及成立教育研究中心等等，其目不能尽数，其事无法尽详；任何一项都是“跨世纪的工程”，更何况这许多项目凑合在一起。虽然未必每一项都是沈先生发起的，但是，他身为教总主席，总是站在第一线上，而且勇猛前进，声威摄人。

试读他的言论：

一部分人士对于华校每存歧视，至今犹然，政府既未予鼓励，亦迄未给予平等待遇，彼等之设施及教学，囿于经济，因简就陋，难免无不妥处，然溯观过去五十年，文盲遍地，五十年后之今日，果如何乎？则虽穷乡僻壤，亦有自力创办之华校，迄今校数一千四百所，廿二万学童，历来造就人材，以为本邦效劳者，何可胜数？其对本邦之功绩，尚有那个民族可以够得上？以言人格训练，则发扬中国人固有美德，故能忠于事，守法律，与其他民族和平相处。以言学力，则转学入英校，其成绩常胜于原英校生，彼等且因名居前茅而越级。此种事实稍调查便知，至于出校后多能独当一面，发展其本能。华校形式多不如英校巫校，殆不可否认，素质则另当别论，至若檳城之钟灵、星洲之华中，规模之宏伟，则虽官立之英校亦不能过也。华人在星马人口约一百六十万名，我华人性命财产多在此，其尽忠本邦孰能过之。当日人南下，英军退出，能作保卫战，我华人也；能援助英俘虏者，我华人也；沦陷期间，被害最多者，我华人也。至于赞助当地建设或学校，出钱出力最多者是谁，则当局较我犹清楚也。

……今既明中华文化为造成本邦繁荣之主要因素，其文化已根深蒂固，为易于统治本邦，使政治效率好，使马来亚早日达到独立境地，我请当局放弃宾尼斯报告书，应放大眼光，透视一切利害，应放宽胸怀，让境内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都获平等待遇，自由发展，则道并行，而不相悖，本邦幸甚。

这是 1951 年在欢迎联邦教育阁员拿督多拉星甘大会上的讲词，那时他尚未担任教总

《沈慕羽资料汇编》

出版前言

/ 陆庭谕

公元 1913 年是中国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又是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一年，沈慕羽先生在英国海峡殖民地的马六甲诞生，却又生于中国革命组织同盟会的家庭，风云际会，慕羽“慕羽”，自非池中之物。

“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有道是疾风知劲草。沈先生幼承庭训，服膺儒学，有天下为己任之忧思……二十岁便置身杏坛，诲人不倦，六十多年来，永不言休。这期间，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关心”。他择善固执，唯真理是求。大节之前，义无反顾。为教育，为民族，为国家，三系牢狱，縲继之灾，终不能移其志。

沈先生于今年（1994 年）五月底卸下他所担任的将近三十年的教总主席之重任。他是华教历史的见证人，也是这大时代的历史见证人。更重要的是许多史实的参与者。出版他的资料汇编作为历史文献，由他“现身说法”，弥足珍贵。

《沈慕羽资料汇编》将分几个部分出版，首先是《沈慕羽翰墨集》，其次有言论、大事记年，来往书函和日记等，公诸于世，让华社对他为华教无怨无悔的心路历程有更详尽的了解。这一出版也是对他终身奉献的肯定与褒扬。

1994 - 12 - 30

主席，就已经以华教代言人自居，发出狮子吼了！接任主席后，其言论之义正辞严、浩大汹涌，更可以想见了。试读他在1993年的言论：

独立以来已卅多年了，华人先贤落地生根也数百年了。生于斯，长于斯，也死于斯。各地义山累累坟墓，可以见证。华人献身助建国工作，堪称在各族之前，效忠之表现，毫无疑问，试问华族有什么对不起国家之处？然而华族五百万同胞困扰而永感不安者，其唯基本人权——民族之根，迄未受到安全的保障，遑论维护与培植。马来语文成为国语及华校之必修必考科已为全体华人一百巴仙支持，但要掩盖其他语文或取同化之手段，则将陷国家于危殆，人道所不容。

我们的华文华语，是本邦的民族语文之一，非外来的语文，于情于理，本来应受到本邦语文地位的待遇才公道，可是数十年来，最后目标的威胁、二十多年来长期缺乏四五千合格教师、以非母语作师训媒介、不在新住宅区建立华校、不积极为华校谋发展、任免教职员不知会董事部等等事实，岂是一个民主政府所应为？

过去华人到处受歧视、受欺凌，如今亚洲四小龙华人居其三，大陆开放后，台、港华族资本如水银泻地，流遍全球。华文华语已成世界最吃香的文化，要与神州大陆交往者，非华文华语不方便。亚洲巨龙已伸出手脚，亚太世纪是华人世纪，为方便与华沟通，泰国于去年首先宣布全面开放华校，柬埔寨接着也复办华校。目前中马邦交日见增进，商业经济，在在需要华文，华文的地位已不逊于英文，将来可能超越之。本邦执政者应摒弃成见，放眼未来，重新估计华文在本邦之价值，仿效泰国开明之措施，让华文教育自由发展，废除一切对华教不利之条文，则本邦幸甚！

教总主席是“烫手马铃薯”的职位；许多人想获取它，因为凭着教总过去锐不可当的声威，可以“一举成名天下知”；然而，它却是个烫手的职位，是整个华社众目睽睽的一个职位，是华社第一阵线上的第一人。如果是教总宏扬主席的话，那么，这个职位恐怕许多人都可以胜任；如果是主席宏扬教总的话，那么，恐怕除林连玉先生之外，沈先生是第二位了。

1987年当局采取“茅草行动”，援引内部安全法令大肆逮捕政界、文教界及宗教界等人士一百多名，沈先生“名列前茅”，在逮捕名单之中；在九个多月的扣留期中，有这样的“纪录”：

开始的六十天监牢的生活，有如过活地狱，日夜廿四小时锁在不通风、不见天日、四面徒壁、尘埃厚积、蚊蚋丛生的窄房中。沈先生图殉身以报华教，无奈要上吊无绳子，要自杀无刀斧。他囚在牢中，每一两天，便被调去问话，走出牢房，手被铐着，眼戴黑镜，被牢牢拉着走，无法辨认方向，身不知在何处。

直到审问室，始获解开束缚。而政治部高层专员在等身的档案中，每天盘问数宗问题……。

沈先生一生受扣留多次，被盘问多次，可谓“经验丰富”；像这样的铁窗滋味，是他早已准备尝试的了。因此，他才敢于“以身相许”，为华社屡发说论，为当局时作净言。他以主席之职，宏扬了教总。

第二、首创马青团，引领政情

陈祯禄 1949 年 2 月初创组马华公会，沈先生深受感召，以马六甲教师公会主席及晨钟青年部部长的身份，与马六甲中华总商会会长、培风董事主席吴志渊及茶阳会馆主席赖高介等人一起加入马华公会，是马六甲最早加入马华的一批华社领袖。

沈先生加入马华公会之后，对马华有直接的贡献。他是第一位组织马华青年团的人——1955 年 5 月 7 日，在陈祯禄的监誓之下，第一个马青团在马六甲紫燕宫举行成立典礼，观礼者有联盟领袖嘉化拔拔及哈芝打立等诸人。随后，麻坡、峇株及芙蓉等地的马华，纷纷派员至马六甲取经，并且陆续在各地成立了马青团。在这方面，沈先生的贡献很大，因而被选为全国马青团副总团长。

然而，十年之后，这位名震华社的马青始创人竟被马华公会中央工作委员会开除了！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五十年代末期以来，为了一劳永逸解决华教的问题，华社接二连三地要求华文列为官方语文，而沈先生更是这个运动的极力鼓吹者及力争者。通过华社的造势，通过马青团的风涌，更通过全国华人注册团体筹委会的进迫，希望通过马华公会，争取华文列为官方应用语文。然而，事与愿违，却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中旬爆发出马华公会第一次开除党员的事件来！马华中委通过的两条议案是：

- （一）不能支持华文为官方语文，因为斯举有违宪法第一百五十二条列马来文为国语及唯一官方语文；拒绝要求华文为官方应用文，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是等于要求列华文为官方语文。
- （二）开除沈慕羽党籍，因为沈慕羽违反党纪，蔑视中央领导，公开反抗党的决策，使党难堪，使党受到讥嘲与蔑视。

这件举国哗然的事件，给华社带来强烈的震撼——马华公会不但掀起内争，马华公会也加深了与华社之间的鸿沟。事后，教总曾发表声明；试读一段文字：

吾人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这并不是华校教总自弹自唱的高调，而是代表绝大多数华人的心声。1959 年全马华人注册社团代表大会提出的华教总要求，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而今马华领导层将官方语文变质为官方应用文，本总会对此华人的重大问题，一直都保持缄默。我们非常清楚，官方语文是有法定地位，而官方应用文却是遇着环境需要，随时加以应用而已。但沈主席迫于环境，顾全大局，认为凡是对民族语文及华文教育有利的，都不妨致力争取，以冀由小的成就，而达致大的成功；也希望由转弯抹角的崎岖小

径，而达殊途同归的康庄大道。这个官方应用文的口号是由马华领导层亲口喊出来的。去年8月23日陈会长在檳城马华公会接见各区支会代表时，曾宣称列华文为官方应用文是非常合理的。九月廿四日马青中央团部召开之中央工作委员会，也一致议决支持华文为官方应用文。陈会长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而马青亦经会议通过，非常庄重，这都是他们开出来的支票，沈主席正为马华领导层执行任务，努力不懈，谁会想到拿着这张支票去兑现，竟会抵触马华公会的党纲，被指为违反党的决策，而把沈主席开除党籍呢？……以一个马华元老曾有辉煌功绩表现的忠贞党员，甚且受政府封赐为JP、JMN勋衔，完全为着促进各民族的大团结，致力本邦的文化教育运动，而落得今日的下场，这真是一个大讽刺，也是一个大悲剧。……

读了这段文字，不禁使人想起一连串的问题：华族的政治操守、政治道德、政治方向和政治智慧，是华社经常挫折的原因。华社经常内哄，都和这些问题脱离不开关系。

马华公会始创人及首任会长陈祯禄说过：“刚才你们说或者另一位马华公会会长反对华文教育在本邦传布、发展和生长。照我看来此种情形是绝对不可想像和绝对不可能的，因为马华公会的章程明白规定要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教育上及其他各方面保护华人的利益。……将来马华公会如有一位会长是反对华文教育的，我相信诸位随时可以把他开除。”如今，被开除的不是会长，竟是一位热爱华教人士，这真是一大讽刺。

以当日而言，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应该是一项“跨世纪的工程”，政治艺术及政治智慧必须要有，然而，事情竟演变成开除党籍、华社分裂，确实是始料不及。就沈先生而言，他加入马华十七年的煎熬中，并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相反的，却颇能引领马华的方向，开拓马华的视野，并且使马华和华社接轨，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华族政党。如今，随着他被开除，一切都归“一江春水向东流”了。

第三、任教超过半个世纪，一生诲人不倦

沈先生廿一岁(1933)开始执教，一直到九十年代才退出杏坛，一生教学超过半个世纪；在大马教育圈里，可谓少见。他执教及担任过校长的学校有马六甲公立第一小学、培风第一分校、第二分校、培德女校、平民学校及晨钟夜学；这些学校，大部分都是沈老先生联合同道共同创设的；沈先生秉持父志，继续将她们发扬光大，成为马六甲著名的学校。

沈先生热爱教学，所以，他的教学成果是丰硕无比的。试看他在平民小学的纪录：

1947 ：先生接办平民学校，一切从头做起。先生奉命把平民学校搬到极乐园对面的平民旧校舍。费了一番心血，在废墟中重建平民家园，起初只有二百余学生，十年后增至千人。四届政府会考，全获一百巴仙及格，校誉大振。

● 总 序

1961 年底：12 月 1 日，动员全校师生千人，从无牙那也街旧校，把全部教室桌椅排列长龙，如蚂蚁大搬家似地迁至邦加拉马新校舍内，长约四分之一哩。沿途围观者无不拍手叫好，誉为学府壮举，蔚为奇观。

1973 ：家长于报名日前夕 10 时许，即络绎而来。午夜过后，已成一长约百码的长龙。凌晨 3 时，天下大雨，家长争相推挤，冲破铁栅入校躲雨。

这些纪录，无不显示他不但能言教，而且更能身教，以身作则来影响学生，达到教学上的最佳效果，宜乎学生众多，挤倒铁栅。此外，他主持的晨钟夜学，不但名闻整个马六甲，而且也是全马历史最悠久的夜间补习学校。试读下列的记录：

五十年代中叶是晨钟夜学的黄金时代，生数达一千二百余人。本来每星期一、三、五上课，由于学生众多，也开星期二、四、六班级。高小毕业班迄今计三十五届，初中毕业班计廿五届。前后毕业生达六千之众，遍布各界，其事业有成就者，比比皆是。如……。

晨钟创办于 1933，至今已六十余年；年纪不分老中青，民族也不分华巫印，职业更不分农工商，来晨钟取经者比肩继踵，多如恒河沙数，到处都是晨钟的学生。

就在沈先生“有教无类”的教化之下，马六甲从南到北，从乡下至市区，无不普通话一语流行天下，俨然成为一座华语城，与吉隆坡、怡保、檳城及新山等方言流行迥然有别。

纵观前文沈先生的三件大事，无不和他父亲沈老先生有密切的关系——他参加马华公会，以土生土长的华族积极参加政治，和他父亲以中国华侨关心民瘼、奔走革命没有差别；他一生从事教育、掌校超过半个世纪，即承继他父亲创办学校、教育群众的心意。他任教六十多年，活到近八十岁还在教书；他担任教总主席廿八年，数度为华教受盘问、坐监牢、被提控；这些，都是他根据他父亲的精神和心意加以发扬光大。

那么，沈家父子两代这种精神和心愿来自何处呢？是甚么文化培养出这种至高精神和至诚的心愿呢？儒家，毫无疑问的是儒家。爱民爱国，民胞物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都是沈家父子种种活动的出处和依据。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更是沈先生入狱种种表现的渊源。这些儒家文化，就展露在沈家父子的言论、思想及行动上，而成为大马华社的表率。儒家的亚圣孟子，曾经对齐宣王说过：“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一个国家能够被称为历史古老悠久，并不是因为国内种植了许多高大古老的树木，而是这个国家留下了累代积有功勋的世家和老臣；用儒家“世臣”一词来概括沈家父子，应该是最适当了。

*

*

*

大马建国将近半个世纪了,各民族正陆续为自己编写历史,为国家塑造传统,藉以教育下一代,成为未来发展的图鉴。在这半个世纪内,波谲云诡,千变万化,是时代考验人物的时代,也是人物创造时代的时代;我们看见各种各样的人物,我们也看到瞬息万变的时代,然而,能够阐发、演绎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精神的,为数并不多见。

《沈慕羽资料汇编》是一套有关华族教育的原始资料,它见证了那个时代华社、国家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几个民族相居相处的甘甘苦苦。它不但是一套史料汇编,也是一部活的华教史,一部记录那个时代华文教育崎岖曲折的奋斗历程。在未来的岁月里,无论华文教育发生甚么变化,也无论华族社会发生甚么变化,本《汇编》的出版,足以让华族在历史的巨河中,留下丰碑,刻上自己的鸿爪,并且积淀下自己的传统和精神。

余忝为编委会学术顾问,然而身在千里之外,无法审阅资料,亦无法襄助协力;谨就所知沈家父子,撰此短文一则,以为《总序》焉。

1996年季春稿于香港中文大学

《沈慕羽资料汇编》

出版前言

/ 陆庭谕

公元 1913 年是中国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又是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一年，沈慕羽先生在英国海峡殖民地的马六甲诞生，却又生于中国革命组织同盟会的家庭，风云际会，慕羽“慕羽”，自非池中之物。

“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有道是疾风知劲草。沈先生幼承庭训，服膺儒学，有天下为己任之忧思……二十岁便置身杏坛，诲人不倦，六十多年来，永不言休。这期间，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关心”。他择善固执，唯真理是求。大节之前，义无反顾。为教育，为民族，为国家，三系牢狱，縲绁之灾，终不能移其志。

沈先生于今年（1994 年）五月底卸下他所担任的将近三十年的教总主席之重任。他是华教历史的见证人，也是这大时代的历史见证人。更重要的是许多史实的参与者。出版他的资料汇编作为历史文献，由他“现身说法”，弥足珍贵。

《沈慕羽资料汇编》将分几个部分出版，首先是《沈慕羽翰墨集》，其次有言论、大事记年，来往书函和日记等，公诸于世，让华社对他为华教无怨无悔的心路历程有更详尽的了解。这一出版也是对他终身奉献的肯定与褒扬。

1994 - 12 - 30

编辑前言

1. 《沈慕羽资料汇编》的编纂乃是对沈慕羽局绅无怨无悔，终身奉献华教精神的肯定与褒扬。
2. 《沈慕羽言论集》为资料汇编的第四册。本集分三部份：辑一演讲稿，共收讲稿 132 篇；辑二文章，共收文章 51 篇；辑三序文，共收序文 18 篇。其中以演词数量最丰，占全书一半有余，言论集收录仅是沈先生一生所表演说的部分。至今，经过整理存档的讲词共有五百多篇，涵盖时间从 50 年代至 90 年代。50 年代仅存几篇马青时代发表的演说，美中不足的是并非原稿，仅是报章上节录的新闻稿；另有两篇有关教育问题的讲演词，数量虽少，却掷地有声，尤以 1951 年 9 月 27 日向英殖民政府大发狮子吼那篇为著。辑一选用之演讲词是经过详细筛选，部分经过节录，但不影响演词的连贯性与文章气势，只是删除无关宏旨或重复之处。
3. 沈先生早期办报纸、当记者，偶有发表文章，抒志言情，及至全心投身华教运动，百忙中亦抽闲写稿，主要在《南洋商报》商余版发表。沈先生文章数量不多，以记事忆人为重点。沈先生知交满天下，友朋有新书出版，皆喜找他代序，故此也累积不少序文。以上两种文体，言论集可说照单全收。
4. 演词、文章、序文三者，最能体现其精神面貌及思想脉络非演词莫属，他的讲词有三大特色：

（一）直言耿介：1973 年 12 月 30 日董家教校友会的会议上，沈先生感慨的说：“我们华人‘畏官’如虎，可能是受惯专制时代和殖民地时代的统治，慑于为官的淫威。”显现在行为上就是以道殉身，是非黑白不分，凡事以己利为考量，造成阿谀奉承，尽拍马屁的官丑图。沈先生演词则不然，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人所不敢言，为国家民族利益，干冒大不讳，直言谏诤。1951 年向殖民地官员发狮子吼，不亢不卑；1971 年怡保华人团结大会演说，慷慨激昂，都是直言耿介性格的体现。

西游记里莲花洞的两个魔头，只要念起咒语，便可随意使唤山神土地，这类山神土地在华社随处可见，只要有权有势者发号施令，唯有俯首就命，已失却质疑反抗的能力。沈先生恰好不是唯命是从的山神土地，他有见解，勇于向不合理抗争，只要一息尚存，就难安缄默。山神土地因慑于淫威，任妖

魔鬼怪使唤，沈先生无权无势，却威武不屈，宁殉道死，勿苟节存，其中差异，实不可道里计。

（二）针砭时弊：沈先生持正执言，敢于叫嚣，常给不合理不公平的政策迎头痛击，因此招致当局的“无限关爱”，惹上满身蚂蚁，不是官司缠身，就是捉将牢里。1971年怡保华人团结大集会一席言，轰动遐迩，却遭控触犯煽动法令，兴讼两年才由控方自行撤消。1974年11月21日，董教总在联邦酒店宴请教育部长马哈迪医生及所有华籍国会议员，沈先生的演说事后引来马哈迪逮捕他的威胁。1987年吉隆坡教师会的庆贺会上，他忧心忡忡教育法令愈修愈糟，8年后预言成真，若非对当局透彻了解，又怎敢胡下判断。对当局的了如指掌，所言都有真凭实据，不妄语，非捏造，站稳国家民族权益的立场，凡事持平而论，绝不偏激。1968年《阿兹报告书草案》发表后，召开了三次聆听庭，沈先生为主要发言人，他针对董事主权、高中会考、华校师资训练、教师注册等问题侃侃而谈。阿兹斯法官惊讶说：“沈先生的见解相当开明，并不极端。”1987年4月1日，沈先生在扣留营受讯，他引经据典，条剖缕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历3句钟，法官边听边记录，没有驳斥。

（三）亲力亲为：沈先生讲稿最有价值之处，是如假包换，百分百由他亲自操刀提笔，从不假手他人，如实记载他对华文教育、国家政策、华团等各方面的观点，从中又可一窥他思想观念的演变与发展。纵使公务私事再忙，总会在演讲前即把讲稿草就，甚至在发表演说前一晚，漏夜熟背讲稿。这与许多社团领导之演说皆由秘书处代笔，有天壤之别。教总是知识份子的组织，领导皆饱学之士，不论讲稿、新闻稿、献词、备忘录、意见书，率由己出，由早期之林连玉先生、沈慕羽，到陆庭谕，莫不如此。写来篇篇珠玑，鞭辟入里。为此沈先生的讲词莫不有内容，可读性高，也为60年代至90年代华文教育记实，保留了不少珍贵的资料。

尊敬的沈慕羽先生

——《沈慕羽言论集》序

魏维贤

沈慕羽先生诞生于 1913 年。从他的出世到香港回归的这一段长达八十多年的漫长岁月，几乎可以说是近代华人的倒楣世纪；近年虽有好转迹象，但全面复兴，恐怕还得稍待时日。因此，沈老的奋斗精神、毅力与经历，必定要把他摆在这大时代、大气候的框架里去探讨，才能获得比较正确与公平的了解。除了这大气候外，还有一个更广泛的气候笼罩着他：这就是第二次大战后世界的两极化。在这两极世界里，恰好中国属于一方，沈老却被投入马来西亚的另一方。殖民地政权退出时，独立方位与衣钵传人也很自然地被定位在一个和共产中国对立的这一方。因此，在沈老的方位内，他所积极争取的华文教育、中华文化、母语教育等，尽管合情合理——华文教育不同于共产教育、中华文化不是马列主义、母语媒介符合教育原理——但嘉言良语、苦口婆心、总没法子冲进权门获得合情合理的解决，结果弄到自己蒙受了极大的挫折、困扰与痛苦。

这现象虽已跟着苏联的瓦解、柏林围墙的倒塌、和中国的开放而改观，但过去的烙印却还没有完全被消磨，一切的一切，和沈老的理想，仍有一段差距。因此，沈老的一生，可以说是逆流而上的，非常艰辛，非常吃力。他并不是一个不识时务的庸人，妄凭一股傻劲而蠢动。相反地，他是一个明知其不可为，但又不可不为的哲人义士。他奋不顾身，挺身而出，是为其所不可为的硬汉。因此，他吃亏了；他被开除党籍，屡受盘问，也坐过监，备尝人间痛苦与折磨。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通常一般人士都会知难而退，但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尽管时代对沈老不利、环境给他压力、同人爱莫能助，而沈老却一成不变，失望之余，还在奋斗，还在呼唤！

为什么？这里最好还是引用沈老自己的话来作答吧，在他 84 大寿友好欢庆集会上，他说：

“打从独立到现在，我们的华教都是处在不安、不足、不满的情况下苟延残喘。新教育法令更使华教不能超生，横的发展和纵的提升都受到限制。我们必须引用公民的权利，不断的寻求管道，努力争取，非达公平合理不休。”

热情的沈老，还担心我们不懂得他的心声，在结束他的讲话时，恳切地呼吁：

“奉劝大家，我华人要为办华教而团结，勿为华教而分裂；大家存异求同，万变不离其宗，这是最重要的原则。”

这几十年来，世界的确变得太多太大了，而沈老却始终抱着同一个目标：“万变不离其宗”。这也许就是他值得我们尊敬的一面吧！

注：引用沈慕羽的话，见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董教总全国发展华小工委《1996 工作报告书》第 101 页。

《沈慕羽资料汇编》

出版前言

/ 陆庭谕

公元 1913 年是中国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又是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一年，沈慕羽先生在英国海峡殖民地的马六甲诞生，却又生于中国革命组织同盟会的家庭，风云际会，慕羽“慕羽”，自非池中之物。

“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有道是疾风知劲草。沈先生幼承庭训，服膺儒学，有天下为己任之忧思……二十岁便置身杏坛，诲人不倦，六十多年来，永不言休。这期间，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关心”。他择善固执，唯真理是求。大节之前，义无反顾。为教育，为民族，为国家，三系牢狱，縲继之灾，终不能移其志。

沈先生于今年（1994 年）五月底卸下他所担任的将近三十年的教总主席之重任。他是华教历史的见证人，也是这大时代的历史见证人。更重要的是许多史实的参与者。出版他的资料汇编作为历史文献，由他“现身说法”，弥足珍贵。

《沈慕羽资料汇编》将分几个部分出版，首先是《沈慕羽翰墨集》，其次有言论、大事记年，来往书函和日记等，公诸于世，让华社对他为华教无怨无悔的心路历程有更详尽的了解。这一出版也是对他终身奉献的肯定与褒扬。

1994 - 12 - 30

路遥知马力

——《沈慕羽言论集》序

陈亚才

(一)

第一次听到沈慕羽先生的大名及目睹其人是在麻坡中化中学的礼堂，时为1979年，笔者代表新山宽柔中学参加“第一届柔甲八独中华语辩论赛”，沈先生则担任评判团的主评。当时印象最深的是沈先生和蔼可亲的笑容。实际上，作风随和与慈祥的笑容已经成为沈先生为大家所熟知的招牌形象。

而与沈先生比较近距离的会面与交谈始于1985年，笔者甫从大学毕业归来加入教总，并以教总客房为临时宿舍。这间设在教总办事处内的客房是保留给从外地来开会的教总理事留宿的。将近120方尺的空间，容纳了两张单人床和一张帆布床。当时客房的常客有两位：来自马六甲的教总主席沈慕羽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另一位则是来自太平的教总理事翁诗佣校长。一晃超过十年，他们至今仍为着开会或参加活动而北上南下，两位对教总的投入和奉献不言而喻。

教总客房的岁月是一段珍贵及美好的记忆。有机会与众人所尊敬的沈先生同宿一室，面对面聆听他的教诲和经验谈，对我这个社会新鲜人而言是良好的启蒙。沈先生比较随兴的从华教课题、时事动态、社会现象，谈到个人的生活体认。这段期间也让笔者有机会观察到沈先生生活起居的一面及处世态度。沈先生每次到吉隆坡开会，都舍酒店不住而选择简朴的教总客房。他每天详阅报章，关注政府的政策及行政措施对华教的影响；演讲稿和重要会议文件都是亲笔草拟。不论多么忙碌，他每天总会抽空写日记，一问之下，才知道这个习惯已经维持了数十年（至今已日记簿等身）。沈先生也有小睡的习惯，所以精神看起来经常饱满，心平气和，长期身处华教困局但仍保持达观的心境。1985年教育部拟推行“综合学校计划”，教总基于华小变质的顾虑，处于高度备战状态，办公室里电话不断，同事的脚步也比往常急促。而身经百战的沈先生则保持处变不惊的稳重与沉着。

(二)

当今许多社团领导人的献词或文稿多半由秘书或助手代笔，沈先生是个例外。所以，将他在不同年代、不同场合的言论稿同时呈现，可以确实看到真正属于沈先生的文字和思想、信念和活动层面。

展读《沈慕羽言论集》(以下简称《言论集》)如同与其人会面,看历史事件逐一重播,让笔者有一种亲切温馨的感觉,也有复杂焦虑的心情。总体来说,《言论集》让读者重新感受华人、华教、华文在这块土地上经历的坎坷岁月,仁人志士奋斗不懈的决心薪火相传,偶感悲观但不消沉,虽面对强权但从否定弱势者斗争的终极意义。民族平等、母语教育平等是长期奋斗的目标。这过程是信念与意志力的重重考验和历练。不论我们将沈先生形容为“华教的苦行僧”或常青树,他基本上就是华教奋斗史上可以高喊“我在!”的人,人在现场的参与者与推动者。

熟读《沈慕羽言论集》、《沈慕羽事迹系年》、《石在火不灭》及《沈慕羽翰墨集》,或与其人相处,可以轻易感受到他那“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使命感,体现“宰相肚里可撑船”的胸襟。就华教课题,他就事论事不卑不亢,总带着美好的期待据理力争,相信“黑暗尽头是光明”。他往往理直气和,展现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深厚的文化素养,但始终没有“大汉沙文主义”的色彩;他有百折不挠坚持到底的决心,但从不选择偏激的斗争路线。即使碰到满鼻子灰,他也能够很快地调适并重新出发,而不会沉沦在哀叹声中。他的奉献充分说明“路遥知马力”,会让处心积虑想打击他的人徒叹:“其心不死,又奈他何。”

何启良博士曾分析:“沈慕羽在争取华文教育的平等地位和争取政府政党的认同的大前提下,给教总树立了一个较持平的形象。他追求与当局谈判,但从不作违心的妥协;他慷慨激昂,但并不极端;他要求对话,但立场坚定。”⁽¹⁾这不禁令人想起林连玉先生在1961年12月7日发表“告别教总同仁”时所提出的教总奋斗的三大方针,即第一是合理的要求,第二是合法的步骤,第三是坚决的态度。⁽²⁾

沈先生是非常厚道的人,对于教总同仁,基本上是赞赏鼓励多过批评苛责。翻阅沈先生在历届教总大会上的发言,只有一次,即1992年5月24日的第41届教总大会,他对一些属会的表现不甚满意,但也只是发出委婉的呼吁:“我们从教总的常年报告书里发现,若干属会表现不十分理想。我渴望他们不辜负会员的委托,恢复昔日的雄风,与教总共进退共存亡。”⁽³⁾

(三)

教总自1951年成立以来,在华教及华人的课题上扮演引领和吹号角的角色,一言九鼎,其影响力在林连玉先生担任主席的年代(1954-1961)达到最高峰。林连玉先生被褫夺公民权并吊销教师注册证的事件(1961年)发生后,在一片白色恐怖迷漫的时期,黄润岳、丁品松勇于接下教总主席这个“烫手芋”,并且在风声鹤唳中坚持教总的原则和立场,这的确难能可贵,精神可嘉。沈先生在1966年接掌教总主席一职,重新亮起华教前进的火把。

沈先生在1960年代延续林连玉先生的主张,大力争取将华文列为官方语文,并